

书香外卖

冯露露

每当看到穿梭在大街小巷的外卖小哥们,我都会想起十年前,自己在学校里做“外卖员”的经历。

那个时候,班上大部分都是住校的同学,我作为走读生兼语文课代表,自然而然地成为了帮大家买书、租书、还书的专属“图书外卖员”。初时,我乐于享受外卖员的借书特权,习惯把每本书借来一读。渐渐地,我对借书上了瘾。因为我发现借来的书让人有一种“偷来”的快乐。也许是因为知道自己并不是它的所有者,所以总是想记住更多东西。我向同学再三保证一定不折页、不涂画、按时归还,然后立刻抓起书直奔自己的座位。从这一刻起,桌子上就有了一只无形的沙漏,督促着自己一边一目十行地浏览,一边快速记忆。每次读完一本借来的书,就像经历了一场大考,有一种大汗淋漓、如释重负的快慰。

还有些书不需要我开口去借,是同学们委托我第二天还掉的。每晚归家,我都会像开盲盒一样选书来读。碰到自己喜欢的书,就像遇到了老朋友一样随性,不知不觉间,就会坠入夜与书的海洋,沉醉不知归路。但更多时

候,我会碰到自己不那么喜欢的书,比如像宗白华的《美学散步》,这本三百多页的小书,我几次尝试也未能卒读。直到有一天,我只看这本书可选,无奈之下拿来打发时间。月光流照的晚上,时间在书页和指尖的舞动间轻快地溜走。待到合书之时已是深夜,我突然觉得原来读一本自己不喜欢的书也没那么难,原来很多书须得深读方得其中滋味,原来,夜间读书“别有天地非人间”。

当然,做外卖员也难免遭遇“差评”。曾经有一段时间,来找我买书的同学越来越少。我几番打听才知道,原来隔壁班同学能帮忙从书摊上买到更多更全的书。我颇为不服,自此以后在选书上更下功夫:有趣易读的漫谈小书,如同前菜吊人胃口;传统典籍字字珠玑,如同主食必得营养丰富;知识漫画诙谐幽默,像是餐后甜点美味无穷。这样搭配下来,自然是我的图书外卖更受欢迎。

而今,我们已经步入了“万物皆可外卖”的时代,但是当时的书香外卖永远是我的独家记忆。而当时的苦与乐,早已汇成脉脉书香,在我的生命里萦绕不绝。

冬天的气息

林钊勤

匍匐于天地间,在孤独与陌生里我们练习喘息
无可置疑。呼出的词句苍白无力漂浮的灵魂仍在游荡
大雪中,村庄在熟睡,新声四起。
树杈间的雪花交换着睡姿
在一个相对封闭的时空里安然入睡
我梦见古老的城墙告诉我——
冬至一定如约而至
或许是超能力,或或许是月光学会了语言
夜色里,窗外的枝头缩了缩衣领
一片雪花落在了我的枕边



整理/珠江时报记者 吴玮琛

刻在心底的怀念

张丽娟

又是一年寒冬临近,看着窗外飘飞的黄叶,我又开始思念爷爷了。他离开我已整整二十年,可他给我的温暖和关爱,还清晰刻在我的心底,萦绕在我的梦里。

我最忘不了爷爷风雨天给我买的那本字帖。小时候我想练字,偶然在老师家里见到一套水写字帖,可老家的小镇根本买不到。有一天,爷爷问我字帖的名字。“是赵孟頫水写字帖”,我脱口而出。爷爷听不明白,索性让我把字帖名字、大小、颜色一一写在小本上,他要趁着这次进城给地摊进货,专门帮我买。可那天暴风雨骤雨,直到半夜,爷爷才拖着湿漉漉的身体挪进家门。他顾不得掸去身上的雨水,从贴身大衣口袋里掏出了裹得严严实实的字帖。我接过那本还带着爷爷体温的字帖,既感动又愧疚。后来才知道,爷爷跑遍了城里大大小小的书店,才找到了我想要的那款。

如果没有爷爷,我可能连高中都没法上,更别提后来的大学研究生。收到高中录取通知书那天,家里愁云密布,父亲实在没钱供我上学了,我又哭又嚷。正好爷爷收摊回家,他闻声进门,拍着胸脯说:“孙女的学费,你们甭操心了。”他走进房间,拿出厚厚的一沓铁皮盒子,里面有五元十元的纸币,还有很多五角一元的硬币,我知道那是爷爷天天风雨无阻摆摊攒下的所有积蓄。爷爷把铁盒递给我,郑重地对我说:“放心去读,只要你想读,你读到哪里,我就用摆摊的钱支持你到哪里。”后来,我又从爷爷龟裂粗糙的手上,多次接过了上学的钱。

爷爷养我育我,我却在他年迈时吼了他,直到现在我还在懊悔。爷爷脑梗后,腿脚越发不利索,但仍拖着病体天天出摊。我工作后回老家,远远地看见爷爷在摊前忙碌着,佝偻着背,心里又心疼又生气,忍不住对他大声吼了起来:“上次您生病,医生都让您在家里好好休息了,怎么就是不听,一辈子摆摊没摆够吗?”他笨拙地解释:“好孙女,我知道你孝顺,我应该享清福了。可女孩子大城市闯荡不易,你给的钱我还想攒着给你结婚包大红包呢……我想自食其力到老。”

可惜,爷爷没看到我结婚就去世了。子欲养而亲不待,这是我永远的遗憾。窗外已是落叶飘飞,我从思念中回过神来,才发现早已泪流满面。

农民工的跨越

黄廷付

2008年8月8日,第29届夏季奥运会在北京举行,这也是中国第一次举办奥运会,隆重的开幕式,让全世界叹为观止。

当时,我在苏州市的一个镇上打工,租住在红洲村的一间不到十平方米的小瓦房里。那天,我也守在屋里那台14寸的电视机前围观那场盛事。当看到李宁围着鸟巢漫步的时候,我的心情无比激动,使劲儿地鼓掌。直到妻子带着两个孩子从外面回来,我才从兴奋中走出来。

妻子从超市里带了一些青菜和豆皮,这几乎是我们的主菜了。有时候我把妻子烧好的菜带到厂里,留着夜间的时候吃。同事总是疑惑我为什么每天都带这个菜呢?我笑着对他们说,因为我喜欢吃这个菜。我没有告诉他们,我们当时买不起其他的菜。

那时候我在纺织厂打工,一个月工资只有1200元。妻子不上班,带着两个孩子,女儿三岁,儿子一岁。我每次发工资之后,首先要把房租和水电费交了,然后再给孩子买点必备的生活用品,如奶粉、零食、玩具等。我们大人可以什么都不买,但是必须给孩子吃饱吃好。

妻子看着奥运会开幕式,也很高兴。她把儿子放到我腿上,拉着女儿出去了。过了一会儿,妻子回来了,手里多了半只烤鸡和一个凉素菜,还有一瓶啤酒。看到我的惊讶,她指着电视机笑着说:“今天‘过节’,咱庆祝一下。”我点了点头,拿过啤酒,“咕咚咕咚”喝了一口气,感觉特别地爽。女儿用手抓着烤鸡,我和妻子都去夹那个凉素菜,两双筷子碰到一起,我们俩相视一笑。

那年九月,在朋友的帮助下,

孩子在附近读幼儿园了。妻子也找到了工作了,刚开始是学徒,学织布,也没有工资。好在妻子很聪慧,学起来很快,几个月后就分了机器,慢慢地,也可以单独操作了。孩子读小学后,我们搬到学校附近。那里也是一间瓦房,只不过要大一些,房间里可以放三张床,还可以放两辆电动车。我们花500块钱从废品收购站买了一台旧空调,孩子们再也不用去图书馆和超市蹭空调了。

2022年2月4日,第24届冬奥会在北京举行的时候,我们已经从打工的城市回到老家了。此时在县城读高中的两个孩子也都放假了。他们都是读初中的时候从外地转回老家。女儿刚开始很不适应,我和妻子都在考虑要不要一起回老家工作,陪伴孩子。后来女儿说:“我们都会长大的,都要学会独立生活。”听了女儿的话,我和妻子虽然放心不下孩子,但还是决定暂时不回老家工作了。

当北京冬奥会遇到春节,注定热闹非凡。我们全家人坐在新楼房里的沙发上,看着42寸的液晶电视。冬奥会的赛场上,运动员正在角逐,当五星红旗在国歌声中徐徐升起时,我的心里特别激动。我一边望着赛场,一边望着两个孩子,他们现在一个读高二,一个读高一,女儿的身高一米七多了,儿子虽然小两岁,但也长到一米八三了。

妻子不知道什么时候走开了,她正在厨房忙活儿。我过去问她要不要帮忙,她笑着说:“我已经烧了几个孩子们爱吃的菜,今天庆祝冬奥会在北京举行,咱们喝点红酒吧,让孩子喝饮料。”

“好的。”